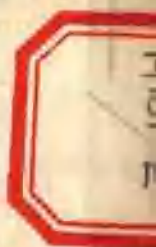


我怎樣當 報紙通訊員

王占順等作



東北人民出版社

號：561

怎樣當報紙通訊員

著者：王占順等

出版者：東北人民出版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瀋陽廠

21,001—23,000 一九五二年八月第一版
定價 500 元 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三次印刷

前言

本書編選的兩篇文章，是工人通訊員王占順和農民通訊員張守田敘述他們怎樣當報紙通訊員和怎樣同社會缺點做鬭爭的具體事實。他們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們堅定不移地和不法資本家做鬭爭；對當地黨、政機關各部門工作以及工作人員的缺點也進行嚴正的揭發和批評，直到這些缺點改正為止。他們在進行這些社會活動當中，始終站穩了黨和人民的立場，克服一切困難，不懼一切打擊，甚至於爲了寫一篇稿，竟不惜花上一個多月的時間。他們這種不屈不撓的鬭爭精神和變化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廣大的羣衆學習的。

編者

一九五二年五月

目 錄

我怎樣當報紙通訊員·····	王占順（一）
我是怎樣成爲農民通訊員並和社會缺點做堅決鬭爭的·····	張守田（七）

我怎樣當報紙通訊員

王占順

我從一九四九年給報社寫稿。開始是寫徵文題目，寫了好幾天也沒寫出來，報上把應徵文章都發表了，我一看到拉倒吧，別寄去了。後來我看見報紙上發表了李貴同志寫的「我怎樣學習寫稿」的文章，看完了後，想起李貴是個抗大活的出身，農民能當通訊員，我也要當一個工人通訊員，就又鼓起勁來寫稿。一九五〇年給報社寫些稿也就用了幾篇，從這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個勁往報社寫稿，把每天工人和業主說些啥話，幹些啥事，不加分析地記下來郵給報社了，結果用的少不用的多，有一天報社給我退回九篇稿子，又給我提了很多意見，我才知道咱報是黨報，不是淨登你今天說啥，他又幹啥，而是爲啥要幹這些事，登出來起啥作用，這事辦的好不好，寫出來是不是能教育人民羣衆。後來我到義合成湖砂工廠去作工會工作，看見工廠簽訂勞資集體合同以後，比過去好多了。過去兩三天出一千斤鐵活，業主經營工廠也不托底，工友也挺洩勁；簽訂合同以後，大夥都照着合同辦事，生產提高了，兩三天能出一千二百斤鐵活。我把這事寫出來了，咱報就發表了。三月間慶豐鐵工廠工友們都積極認購公債，工友們還向經理

宣傳認錯，我就把它寫上了，哨報也用了。後來報社聘請我當通訊員，可把我樂壞了。我自己常想：過去是個普通工人，今天能寫稿子，還當通訊員，可真是了不得啦，以後得使全身的勁來當好通訊員。工友們看到我寫的稿子後，有很多人閑閑說：「王占順也能寫稿啦！」從這以後工友們找我談話的也多了，工會工作就有事做了。做工會工作的时候常聽工友們說：「工會幹部得有立場，工人的事都要辦合理了，工人才不會出意見。」自己也想：對工人有利的事不能讓過，大家有啥事我都願意辦，決不能讓業主無理欺壓工人。有一天私營鐵工業共同鐵工廠電鍾壞了，工友李福把鍾頭牽到我們工廠修理。他對我說：「我們工廠兩個月沒有開支了，過年買了八十斤大米，經理就扛家去四十斤，只留給價上四十斤，菜也不買就讓工友過年……」我一聽這事不合理，下班我就到他廠裏去了解去啦，後來給報社寫了長山爐和雙盛爐扣工友工資，雙盛爐業主把工友楊振山逼走了的稿子。報社就來電話圍繞這篇稿子問了一些材料，沒過三天報上就登出來了。標題是「齊市部分私營鐵匠爐勞資關係需要調整」。這下業主就頂上門來了，質問我：「我們工廠扣了多少工資？」另一個經理說：「我怎麼逼走了工人？」業主狡猾地追問我：「是那一個工友告訴你的？」另一個經理說：「你趕緊登報更正！」當時我就說：「我好好調查調查再告訴你。」他們才走了。不多會報社來電話問：「有人找你沒有？」

我說：「有！」報社問我：「害怕沒有？」我就挺着說：「沒有！」報社又對我說：「要再有找你的叫他到報社來。」工友們說：「看！這是寫稿的好處，人家（業主）都找上門來啦！這圖希噲？再可別寫了！」我嘴上說「不要緊」，可是心裏「嘖嘖」直跳，後來勞動局同志也問來了，我說：「那點寫的不對。」勞動局的同志說：「有一句『工友一天能打車軸十二根，能打八幅到十二幅車瓦』大概不對了，經理到勞動局說，從來也沒打過車軸車瓦。」我一聽這話，下班後，就又要去查問，經過了解，確實是打過。勞動局同志又鼓勵我不要上火，告訴我以後寫東西要了解得更仔細、更具體一些，就更有把握了。從這以後就天天想這件事情的發生，總覺着這事太不公平了，明明業主剋扣了工人工資，還走了工人，硬叫我說出剋扣幾個月工資，怎麼逼走的工人，來領我的空子。我是做工會工作的，特別還是報紙的通訊員，對這件危害工人階級利益的行為，得進行圖爭啊！自己又想「工人通訊員」，這個名字太好聽了，在報紙上發表工人的稿子不是別的，是工人在報紙上說話，是階級圖爭，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代表階級圖爭的「意志」，不能够含糊，一想到這些就不怕困難了。從這以後，接受了這次的寫稿教訓，寫出來的稿就叫大家看對不對。在七月初我們廠子裏的業主，從自來水廠包來大小十台井座子，工人說：「這不是活，水口太大。」結果光剋水口就費了二十個工，就在這期間，自來水

廠魏技師又把這個活包給別人在裏邊吃利，我就把這個情況寫給報社了，報上就發表了。包活的東慶豐李經理，看到報就找我來啦，手裏拿着報紙對着我說這寫的不對，那寫的不對。我說：「我去找你時不是再三向你講清楚了麼？」李經理當時無話可說就走了，自己想這回可有了把握了。過幾天東慶豐李經理來了對我說：「你寫的是對呀，這是怨我。」自來水廠的魏技師也來對我說：「報登出來以後，廠裏開了兩次會批評我的缺點，我認識到這種思想在新社會裏是要不得的！」我問他：「今後應抱什麼態度呢？」魏技師很喜歡的樣子從炕上站起來說：「這回我可下決心改啦！」我當時也很高興，自己想：爲什麼人家又不找我的警扭了，還改進了工作呢？這就是說我這樣的做法是對的。我對寫稿的目的也明確了，寫稿是爲了教育大家，批評糾正各種不正確的思想行爲。從這以後，天天有工人來找我談話，問我這件事怎麼辦，那件事怎麼辦，工友們說：「王占順是報社的工人通訊員，可真借勁！」有一天工友程玉齡對我說：「我有件事和你商量，你看怎麼解決？」他說：「齊市私營田家糖坊經理要非法解僱張玉祥工友。」我一聽就火啦，下班和程玉齡就跑去找張玉祥，他把前前後後的事情和經理田玉甫解僱他的理由當我說了，我就開始記，一直到晚上十點多鐘才回去。我記的很清楚，寫這篇批評稿，是從七月十五號開始，一直寫到八月五號，整整是二十二天。寫的時候我就分析、

研究、考慮，先考慮自己的立場應該穩，決不害怕，要維護工人階級的正當利益，不應該有顧慮。寫好了，就寄到報社去啦。後來在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發表了，「濟市私營田家糖坊經理，不認真執行勞資合同……」一共是六行標題，這六行標題才有勁呢！我早晨起來就從門縫裏拿進來這張報紙，看完後心裏痛快極了，我就大聲念起來了。好！下午四點多鐘，田家糖坊蕭掌櫃的就拿着這張報紙等着我下班，我剛下班到屋，蕭掌櫃的劈頭就說：「登的淨虛偽，你根據啥寫的！」我說：「根據事實寫的，完全是正確的。」蕭掌櫃的說：「勞動局早給處理了（編者按：當時處理的不妥當），你還給寫稿，你算是幹啥吃的！」我說：「登報你不同意麼？」蕭掌櫃的當時就火啦，大聲嚷着說：「你造……」沒說出造什麼就住下了，我接上問：「你是不是說我造謠？你說！你說！」我連着問他好幾句，他也沒說出啥來。他們工廠帶工的張文庭又大罵了我一頓，我一看這是壓制批評，當天我就把他們不接受批評這些事實寫給了報社，報社就派來了記者，經過調查情況屬實，不兩天報上就把我寫的和記者寫的材料、還有「社評」一塊發表了。「這可好啦，批評的真起勁！」工友們都這樣說。勞動局看到報紙後也把工友張玉祥問題給合理的解決了，壓制批評的蕭掌櫃也承認了錯誤，勞資關係也正常了。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號，我參加了報社召開的工人通訊員座談會，從這個會上聽了

省委書記趙德尊同志講話以後，我感覺參加報紙工作的政治意義就更大了。趙德尊同志號召通訊員要成爲「社會大檢查官」。他說：「像工廠工作的毛病，工人知道最清楚……因此這個大檢查官無處不到。」這話可真對，使我認識到，我過去是起了這個「大檢查官」的作用，如私營共同鐵工廠、東慶豐和山家糖坊就是我檢查的，從這些問題中我更明確的認識到，工人是國家的主人翁，有權利向報紙反映意見，這時我領導工人運動更有信心了，工會工作也就幹的更有勁了。我們工廠的馮經理看我積極給工友們辦事，又經常給他們資方揭露缺點，就生我的氣，在一九五〇年十月間就把我解僱啦，我就把這種無理解僱的事實又在報紙上揭發了，經市總工會的抗議和人民政府的正確解決，以及廣大讀者的支持，終於打了勝仗。這回給我的教訓是：知道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工人和業主又有聯合又有鬭爭，本着「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的方針來發展生產，因此我就加強學習政策和技術，業主要違犯國家法令，就堅決向這種行爲鬭爭，另一方面也按照勞資集體合同積極生產。從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到五年四月在報紙上又發表了兩篇勞資關係的稿子，現在齊市私營機械鐵工業也出現了新氣象，有些小問題，雙方很快的就可以解決了。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原載黑龍江日報社出刊第七期「通訊工作」）

我是怎樣成爲農民通訊員

並和社會缺點做堅決鬭爭的

張守田

我是肇東七區新華村的農民，農閒時也做木工，從小家裏生活很苦，只念了四年書，一九四六年村裏有了冬學，我就積極參加學習，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比以前提高了。

村裏有了報紙，開始學念報

一九五〇年一月間，冬學裏有了「黑龍江日報」，我一看到報紙上登的文字都不太深，還淨登些國家大事、生產大事，我就挺喜歡看它。到二月間，我自己就訂了一份「黑龍江日報」和一份「黑龍江農民報」，一邊學習生產經驗，一邊學習文化，每天早晚都看一段報紙才睡覺。有一次在報上看見用王銅拌種，小麥不起烏麥，我們小組和村裏有的老鄉都買了王銅。打這以後，我在小組裏幹活也帶着報紙，在地裏歇着的時候，就給大家念報上的生產經驗，大家都挺樂意聽。後來老鄉們聽說我們小組看報得了好處，一開會就要求我給念報，我就給念報上登的生產的材料，村幹部一開頭認識不清，認爲念報

影響開會，開會就不叫我念了。有的老鄉說：「不要緊，現在他不讓念，等開完會再念！」後來一開會我就先向幹部了解他們開什麼會，然後在報紙上找一些有關係的材料給大家念，幫助打通羣衆思想，幹部也願意叫我念報啦！以後村裏一開會，就先告訴我啥內容，在開會以前就給念一段報紙。到四月間老鄉們就擁護我當了村裏的讀報員。

懂得了人民的報紙要人民自己來辦的道理

我從當了村裏的讀報員以後，無論開大小會，一有空我就給老鄉們念報。後來我自個心想：這報紙上登的都是些生產經驗和對羣衆有教育意義的材料，這真是給咱們老百姓自己看的報紙呀！又一想：報上的這些材料，還都是各個地方的人自己寫的一些實在的事情，咱們這個村子也有些生產經驗啥的，咋沒有人寫呢？我想這報紙就好像飯似的，咱們看報的人就是吃飯的人，人家寫稿子的人就是種地的莊稼人，要沒有人給種出糧食做出飯來，咱們飯就吃不成，報紙要沒有人家給寫稿，咱們也就沒有東西看了。我懂得了這個道理以後，就下決心給報紙寫稿，參加辦報。可是我不知道咋樣寫。有一次我到小學教員那去了，正趕上他在寫稿子，我們兩個就嘮起來了，他說：「我寫二十多篇稿子，報社老也不給登。」我說：「那你就找一找原因吧！」他說：「找啥？反正是

文化淺，寫不好就不給登唄！」我就把他寫的每篇稿子都看了一遍，又翻來覆去和報紙上的材料對照，發現他寫的淨些離奇古怪的事，沒有教育意義。我就跟他說：「世上無難事，就怕心不專，我的文化比較淺，也還要練習着寫呢！」

開始寫稿了

我從教員那裏回來以後，下晚躺在炕上就想：文化淺，真不能寫稿子嗎？我過去還不會做木匠活呢，現在又咋會了呢？還不是學來的？我就下決心學習。從這以後，每天除了看報上的經驗以外，就專門捉摸人家這個材料是咋樣寫的，爲啥要登這個材料。平時我也注意搜集村裏材料。五月十幾，村裏就發動學生抓大眼賊，我一想往年莊稼叫這玩藝給禍害老啦，今年都抓淨了，可能護住莊稼，我把這個材料寫了一篇稿子，沒敢往報社郵，我想看看報上有沒有這樣材料。過不幾天，報紙上登出來了這樣事，一對照，人家比我寫的強，我光寫抓大眼賊的好處，沒有寫出來辦法。從這我就摸着一點門了。第二天我又寫了一篇自由結婚的材料，我寫他們自由結婚都不驚屈的「驚」字我不會寫，就去問教員，他說：「你淨整這套驚氣的玩藝，別的字你不認識問我，我能給你找字典，這些古怪的字，我上那找去呀！」這下子可就把我難住了！這個稿子也沒寫成。我回想起來

自己看報，也有些不認識的字，可是上下句一聯，也就念下來了，以後我遇見生字就把它記在我的小本子上，拿它當字典，一共學習了三百多個生字，心裏有底了，我就又想寫篇稿子照量照量。在七月十三號那天，我又寫了一篇「小馬不上套給帶蒙眼」的稿子，蒙眼的「蒙」字我又不會寫了，我就拿出來小本子一找，正好有這個字，就寫上了。這篇稿子寫一遍看看不行又重寫，一連氣寫了好幾天，再寫了一宿才寫完了。第二天就把稿子給報社郵去，怕報社不給登，又寫了一封信。到第九天頭上，我正吃飯，村長來了交給我一封信。原來是報社編輯部寫的，說是稿子寫的還好，最近就能發表。還叫我發動別的農民也來寫稿。

開始了我的社會活動

當天晚上，我翻來覆去也睡不着，咋發動別的老鄉寫稿呢？我把我對寫稿的認識告訴大家吧。第二天我就寫了一個「農民寫稿多可誇」的快板，在報上登出來了。從這以後，我就經常寫稿子了。在九月中旬，報社聘請我當了農民通訊員。當時我認為當通訊員，就是多寫生產經驗，叫老鄉多打糧食，過好日子。後來報社來信，讓我寫批評稿件，區、村幹部若有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羣衆有意見就提出批評。我一想：這不是打擊幹部

嗎？把原來這些幹部打擊下去，換上一些新幹部，那能趕上他們有經驗呢。後來報紙上登出來「石中玉批評事件」和各地批評合作社工作的稿件，我仔細一琢磨，這也不是打擊幹部啊！這明明是爲了幫助改進工作呀！又學習了三十四期「工農通訊」，使我在思想上對寫批評稿又有了認識，知道了通訊員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是向各種缺點進行鬭爭的戰士。我給老鄉念別的地方批評合作社工作的時候，有的老鄉就說：「你看人家這也批評，那也批評，咱們這個合作社搞的這個樣，你咋不給報紙寫稿呢？」我一想也對。宋站合作社搞的是真不好，過去我也提過意見，總也不見改進，若是提出批評，可能幫助改進工作，我就寫了一篇稿給報社郵去了。

八月二十六那天，我到肇東送公糧回來，到八區我叔叔家去串門。在家看報紙都看慣了，到那沒有報紙看，就總覺着是回事。我看見老鄉，就照報紙登的給大家講「婚姻法」，聽的人越來越多。村武裝委員王桂山也來了，他態度挺橫地問我：「你是幹啥的？在這比比劃劃的，都擺劃些什麼玩藝！」接着就叫我走，不叫我在這村裏呆。我一看這種態度可真不好，到晚上我一了解，才知道這個人很壞，老鄉對他都有意見。老鄉們當我反映出他把馬偷着及到別人的苞米地裏，把莊稼給禍害了，人家去找他，他說：「這麼一蛋頭子地，都種到爺腦蓋子上了，馬吃你點莊稼，還算禍害地！」到晚上就領着好幾個馬

館把人家的西瓜地給平了。還有一回趙老二要打場，因爲在土地改革時他們倆有一股火，王桂山在晚間就把趙老二溜好了的場園給挖了一個七八尺長、五尺多寬的坑，趙老二問他：「你爲啥在場園裏挖坑呢？」他說：「東北要開運動大會，我練習跳遠，準備參加大會！」趙老二也沒敢惹他，到區上也沒有給很好地解決。我聽到這些事情以後，怕老鄉反映的不够真實，我就到地裏和場園去看了一下，確實有這麼回事。我想：「這件事雖然不是我們一個區的事，這也是損害了羣衆利益，聽了那能不管呢！」我就準備寫稿在報上批評。我從八區回到肇東車站等火車，經過糧食公司時看見檢查員從袋子口上面捧一把麥子打尼克〔註一〕，我一想這種辦法不對，底下要是裝的壞麥子也驗不出來呀！國家不是要受損失嗎？我就沒走，站在那看了一會，正好有一個車的麥子沒驗上，趕車的人把車趕到後邊，用草帽子裝了兩下好麥子放在袋子上面，又趕回來就驗上了。我把這些材料記下來以後，回到肇東車站，在那等了一夜火車，我就在車站上買了紙和信封，把我看到的兩個材料寫出來，當時郵給報社了。過了五六天，批評王桂山的材料就在「黑龍江農民報」上登出來了，打尼克的材料在「黑龍江日報」上登出來了。當時我想：看這回能不能幫助改進工作。過了四五天我就接到了一封黑信，上邊寫着：「調查小孩，是事實，報不接受，時時苛罵，肇東街有事，急速前來，切切莫悞……」我到區上找宣

傳委員給他一看，他說：「不要緊，你別去。」我說：「不去人家找來可咋辦呢？是不是要受處分哪？」他說：「不能，你給報社寫信吧！」我就把這件事寫好和那封信一起給報社郵去了。又過了四五天，在報紙上看見八區政府檢討了這件事。糧食公司也給我回了信，說改變了那種做法後每天都檢查出來三四份這樣的事情。從這兩件事裏，使我認識到通訊員寫批評稿的作用了。

堅持向宋站合作社工作的缺點進行鬭爭

九月間，報社給我郵來了一本「工農通訊員手冊」，裏邊有篇「咋樣做一個光榮的通訊員」，我學習了以後，更加有信心了，知道了咋樣才能當好通訊員。這時候，我就想起來宋站合作社的稿子還沒有發表，合作社的工作還是沒有改進，羣衆反映還挺大，我就給報社寫了一封信，問問爲啥沒有登，又把合作社的缺點寫了一篇稿子郵去。報社回信說：「上次那篇因爲寫的不詳細，沒有登，這次寫的最近就能發表。」過幾天報上真的登出來了，我就拿着報紙念給老鄉們聽，老鄉們都圍了上來，有的老鄉說：「還有一些你都没給寫上，你再給報社寫信吧！」高子坡老鄉說：「我過五月節買的鹽，合作社沒管我要錢！」景春陽老鄉說：「我買油還沒要錢呢！」合作社理事鄭富有說：「我這理事咋